

Y-7-23-10

山西文史资料

第九辑

11.37-44

5068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孙殿英投靠阎锡山及其进攻宁夏的失败	赵承綬 (1)
孙、段、张三角联盟前后阎锡山的动态	南桂馨 (14)
山西兵工史料	周维翰 (22)
阎锡山整编军队的骗局	朱崇廉 (36)
一九四〇年阎锡山扩军的部队番号和主要组成人员	贾 谦 (41)
阎锡山媚美反共散记	关民权 (45)
阎锡山派我补给日军的一段事实	杨 彬 (59)
参加太原辛亥起义前后	陈其麟 (61)
太原辛亥革命亲历记	史春元 (68)
辛亥革命太原商民遭受抢劫的情况	王定南 (71)
一九四八年二届“国大”见闻	王尊光 (77)
闻喜选举 国大代表的黑幕	张纯如 (83)
我参加贿选议员的回忆	赵作哲 (86)
李生达与阎锡山的矛盾及李生达被暗杀真相	李维嶽 娄福生 杨雨霖 (89)
晋冀、同蒲两铁路局的相互倾轧	刘道生 (102)
日军在安邑县的两次大屠杀	李伯阳 (108)
惨绝人寰的汾阳仁岩吃油糕事件	任晴川 王士盛 (111)
日军朔县屠城亲历记	徐 宝 (116)
虎口余生记	范 印 (120)
上党地区机器煤矿的创建和发展	王家驹 (127)
恶霸地主田杰三发家史	焦阳三 (136)

孙殿英投靠阎锡山及其进攻 宁夏的失败

赵承綬

一、孙殿英投靠阎锡山的经过

一九二八年孙殿英盗东陵后，全国各地报纸纷纷登载消息，并大加责难。一向与孙有隙的人，也借此机会大加攻击，企图搞垮“孙老殿”。清朝最末一个皇帝溥仪也向当时的国民政府告状，要求严查盗陵案，惩办孙殿英。那时，阎锡山正是平津卫戍司令，虽然名义上组织了军法会审，实际上采取了“不因为逊清的死人而得罪活的孙殿英”的办法，暂时扣押了孙的一个部属，欺骗社会舆论。孙殿英想到情势确实对他有很多不利，除把盗陵得到的贵重物品，分送给宋美龄和有关人员外，决心要找一个有力的靠山，一以掩护自己，一以做扩张实力的后台支柱。

当时，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大军阀集团，正因为争夺地盘和实力，明争暗斗，互相攻讦。蒋、阎、冯都想拉拢和利用孙殿英，而孙殿英却有他自己的打算，不肯贸然从事。他曾抗拒过蒋介石要他开驻安徽一带的命令，也曾勾结过张宗昌对蒋有不利行动，知道蒋介石对他不会有好意，终久不免要收拾他，绝对靠不得。冯玉祥一向对孙有意见，孙也觉得冯不大可靠，不能依附。张学良远在山海关外，李、白远在南方，向无瓜葛，接近无门，实际对他不能有什么帮助。只有当时占领平津和华北几省的阎锡山，在北方最有势力，盗陵案中又袒护过他，而

且阎锡山初从娘子关里出来，正想收买华北“杂牌”军阀，巩固地盘，扩大力量，与蒋介石争衡。投靠阎锡山，倒是很好机会。

一九二九年十月间，阎锡山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亲到河南“讨伐”唐生智，孙殿英正驻在洛阳一带。阎抵郑州后，获悉孙的处境，认为是收买孙的大好机会，两相情愿，一拍即合，阎锡山立即委任孙殿英为第×军军长（番号记不清），仍留驻河南。从此，孙殿英如愿以偿地投靠到阎锡山门下了。孙以为从此有了靠山，阎认为就此可以伸张势力到河南。

阎锡山回太原以后，知道他的嫡系高级军官如杨爱源、孙楚、赵承绶等，对收编孙部有所不满，认为他们都是阎锡山的功臣，孙殿英是土匪出身，不屑与孙为伍，不甘心孙和他们并列为军长。因此，在一次会议上，阎特意对大家说：“我早想把收编孙殿英这件事和你们说说，你们不要小看孙殿英，你们都是军官学校出身，是靠我给你们发上枪炮，拿上钱，还培养了你们多少年，你们才能成起军队，当上上级军官。人家孙殿英是白手起家，队伍是自己成的，枪炮是自己买的，人家是个创业打江山的人，人家能盗东陵、卖料面、赌博维持军队，你们就办不了这些事情。再说，咱们不把他收过来，让蒋先生（指蒋介石）收过去，也只能增加人家的力量，也会对咱不利。”阎部高级军官都是阎锡山多年豢养的一批忠实走卒，对阎锡山的所作所为，无不俯首贴耳，惟命是从；但阎锡山一向假仁假义的伪善面孔，在这段话里，也完全暴露在他的高级军官面前了。

一九三〇年春，孙殿英亲自到太原向阎锡山“谢委”，阎又授意其高级军官，要好好招待，多方拉拢。于是，由当时的几个军长，王靖国、张会诏、孙楚、赵承绶、李生达、杨效欧、冯鹏翥等十多人，在太原东米市大街新美园饭庄为孙殿英洗尘。席间对孙大肆周旋，互相吹捧，最后交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推孙做老大。这样，孙殿英就在太原暂时住下，进一步做依附阎锡山

的工作。

孙殿英一向是诡计多端的人物，他心里很清楚这种结盟兄弟的用意。因此，很想在山西另行物色更容易被他利用的人，替他在山西做内线工作。当时，卢丰年因故被阎锡山撤去军长职务，孙认为借此机会拉拢卢丰年，对他会有很大好处，遂进一步和卢结交，并声言要替卢丰年解决经济问题，在卢家开设赌场，呼朋唤友，大闹赌博。名是为卢丰年“抽头”集钱，实际是从山西将领身上吸取点油水，而山西将领为了应付孙殿英，纷赴卢家赌起来，连一向不爱赌博甚至厌恶赌博的几个人，也要拿上几千元去应付应付。孙殿英是有名的赌棍，所有参加赌博的人，自然都输钱给孙。抗日战争初期被阎锡山枪毙的李服膺（当时也是阎部军长之一），赌上火来，一晚上竟输了十四万银元，闹得满城风雨，人言啧啧。这一场军阀滥赌的丑剧，才不得不暂告结束。孙殿英这才腰缠累累回河南防地去。这时候，孙殿英确是喜气洋洋，满载而归。殊不知结下山西将领更厌恶他的根源。

二、中原混战前后

一九三〇年，蒋、阎、冯中原大会战开始前，阎锡山为了进一步拉拢北方军阀共同反蒋，把万选才委任为河南省主席，孙殿英也取得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的官衔，部队开到皖北一带布防，孙的司令部驻在亳州。这种事虽然遭到河南有实力的刘镇华和刘茂恩（当时也被阎收编为军长）两兄弟的反对，阎锡山的高级军官也不同意这种做法，而阎锡山却有自己的打算，他是要利用这些人为他打前锋、夺江山，认为孙殿英比刘家兄弟力量大，能拼命。可是没有料到后来刘茂恩就为不满这件事，怀恨在心，在津浦线战斗的紧要关头，在兰封一带倒向蒋介石，调转枪口打阎锡山。

孙殿英在中原混战开始时期，很想大卖一番力气，稳稳当当

坐几年安徽省主席，大大扩张一下实力。所以当他在亳州被蒋介石的几万军队围攻、诱降之下，始终没有动摇，直至阎、冯派大军增援，里外夹攻，始解城围。这时，中原战场大起变化，阎、冯逐渐处于劣势。胜败关键，在于张学良的态度如何，蒋、阎、冯都派有代表争取张学良的支持，诡计多端的孙殿英眼看阎锡山要失败下去，也密派代表与张联系，为自己找后路。

阎、冯失败，张学良入关占领平津，山西军队统归张指挥，孙殿英也退驻山西晋城县一带，编为第四十师师长（“九一八”事变后改为四十一军军长）。当时退入山西境内的，还有宋哲元、庞炳勋、高桂滋、鲍刚、张人杰等部，分驻平定、榆社、安泽、浮山等县。

孙殿英退到晋城以后，师部设在晋城，部队分驻附近几个县份，如阳城等地。他仍然不忘扩张实力，一面派人在河南招兵买马，利用帮会封建关系收徒收人，征集壮丁；一面在晋城一带成立修械、制造、印刷三个局，为他制造武器，筹划军饷。

修械局是专门制造武器的机构，派人到各处偷运钢轨做为材料，招收太原兵工厂的一部分工人，主要制造步枪。曾造有一种号称“孙殿英”的枪枝，“六五”口径，枪和刺刀连在一起。孙部过去枪枝式样很杂，这次全军都全改用这种步枪，孙殿英很得意。

制造局是专门制造烈性毒品的机构，地址在山西阳城县。孙在包头、太原、西安分设有办事处。包头办事处，专在包头、五原一带收买大烟土，运到太原再转阳城，做制造海洛英（俗称白面）、金丹等烈性毒品的原料。西安办事处，专门在陕西、甘肃一带收买大烟土，经河南运到晋城、阳城。这些毒品，大量行销于河南、陕西、河北、山西、平津等地，受害的人很多。山西中部各县和太原等地，有不少人因吸食毒品而倾家荡产，甚至沦为乞丐。孙殿英制造贩卖毒品，几乎成为公开的事。孙收买的烟土，

派有专人携带武器押运，任何人不敢过问，整汽车、大车的烟土，都有武装保护，任何人也不能拦阻。孙设在太原的办事处，实际是毒品转运批发站，公开批发售卖白面和金丹，谁也无法管。记得有一次，山西禁烟督办马君图的部下，误将孙办事处一个副官的毒品查获，并把这个副官扣押起来。马君图知道后，怕惹不起孙殿英，赶快连人带货一齐放出，还斥责他部下多事。但孙殿英在晋城知道后，还不肯让步，以马的母亲吸大烟为借口，把马的母亲在晋城扣起来作为报复（马原籍晋城），还是马君图向孙说了好话，才算了结。这件事曾一时传为谈话资料。孙殿英当时的跋扈情形，可想而知。

印刷局是专门制造假钞票的机构，详细情况，不大知道。据说孙专门雇用了两个外国人制造河北省银行钞票，曾仿制有几十万元之多。另外，也制造山西省银行和绥远官钱局钞票一部分，只是因为山西票跌价和后来阎锡山从大连回山西提出警告，才停止伪造。

这个时期，孙殿英并不定居晋城，有时亲到北平和张学良方面联系，有时到太原和各方面拉拢，更重要的是到处赌博。总之，凡对他有利的事，他是不择手段，也不惜资本尽量去干的。

三、被迫离开山西

一九三一年冬，阎锡山由大连再回山西，和蒋介石重新勾结。次年春，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首先就是想办法请“客军”出境。阎锡山逃居大连期间，经常担心“客军”“反客为主”，侵占他的老巢。这次回来，心目中占重要位置的是这件事，而且是他最头痛的事。他用尽千方百计，先后迫使宋哲元、高桂滋等部离晋。孙殿英在山西早已臭名远扬，阎锡山更不容许他长久驻在山西，当然也要想办法“送出去”。孙殿英自己也知道很难继续存在，必须另找出路。

一九三三年，日军续向关内侵犯。蒋介石为掩盖其不抵抗政策，有意抽调一部分地方军队，向入侵日军虚晃一着，蒙蔽全国舆论，张学良也表示决心抗战，阎锡山更想用抗日名义把孙殿英送出山西。就这样，孙殿英挂上了华北第九军团长名义，率部离开山西，开向热河，归张学良指挥。其实，孙殿英丝毫没有抗战观念，只是迫不得已，另找出路罢了。

东北军汤玉麟、万福麟等部在热河再一次不战而退，全国舆论哗然，对当时的热河主席汤玉麟斥责尤甚。可是孙殿英倒捞了一把，他在热河打了一两次比较大的仗，又收编一部分东北军部队，势力反而壮大起来。

蒋介石原来想借日本人的力量消灭孙殿英的伎俩，不仅未能实现，倒给孙殿英创造了机会。一计不成，再施一计，蒋介石始终不会放过孙殿英。

阎锡山重回山西以后，为了送孙殿英离开山西，早就鼓励孙殿英向西北发展。阎锡山当时有两种用意，孙殿英如果能向西北发展，对孙固然有利，对阎也有好处。孙如失败，是孙自己的事，对阎无丝毫损失。

当孙殿英在热河抗战后退驻沙河一带，蒋介石深恐他参加冯玉祥在张家口一带组织的抗日同盟军，便委孙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阎锡山自然也同意这个办法。孙殿英早已认定在华北各省没有发展的可能，经阎锡山鼓动，有向西北发展的野心，蒋介石要把他发送到边疆的诡计，正中下怀，就欣然从命，决定由平绥线运送军队，经绥西，过宁夏，逐步扩张。当时绥远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省主席是傅作义，傅是既遵照蒋介石命令，又服从阎锡山意图办事的，对孙假道绥远问题，自无不可。

四、“大西北王”的迷梦

一九三三年秋季，孙殿英率领部队开到绥西，部队驻在五

原、临河、陕坝一带，司令部驻在包头。孙去包头时，路经大同，那时，我是阎锡山部的骑兵司令，正驻大同。他在我家住了半个多月，和我商议向西北进军的事。孙曾明白告诉我，打算在绥西一带整顿队伍，渡过隆冬，然后再攻取宁夏，做为根据地，逐渐向兰州发展，再扩大力量，最后把整个西北控制起来。孙每次谈到他的计划，总是喜气洋洋，大有马上就要做“大西北王”的气概。但恐力量不够，后方补给困难，要求我替他向阎锡山说情，请求阎给他实际支持，拨给他弹药、给养等等。孙对我这样说：“阎先生对我一向很好，我也曾给阎先生出过力，阎先生打蒋介石失败，我并没有拉他的后腿。阎先生从大连回来以后，就鼓励我向西北发展，现在既然有了机会，一定会支持我。但我不能亲自去太原，怕蒋介石和张学良知道不方便，务必请老弟代我设法疏通”等等。孙到大同时，就以送给我第二个老婆礼物为名，送了烟土十包，大洋一万元。这时我既迫于孙的情面，又对这样大的问题，不能不向阎锡山请示。因此，答应了孙的要求，专门到太原跑了一趟。

我到太原以后，把孙殿英和我谈话的情况以及孙的要求，详细报告给阎锡山。阎问的很仔细，考虑也很多，最后告我说：“殿英的事，咱不能不管，他既已开到绥西，咱不闻不问更不行。但他要这么多的武器、弹药，咱们兵工厂专门给他一家制造，恐怕也供给不过来。可是又不能不给一点，应付一下，只是不能太多，而且也不能用我的名义给他，蒋先生和张汉卿知道了，都不会同意，对咱们不会原谅，这样对咱们对孙殿英都不利。我看，你对殿英说，我一定支持他，叫他放心西进。现在我由大同库内拨给你一部分东西，你再秘密送给他。这样各方面都可应付过去，你看怎么样？”我明知道阎锡山是拿我做替死鬼，如果蒋介石、张学良知道了，会拿我问罪，把我这个骑兵司令撤掉，但也不敢违背阎锡山的旨意，只得答应照办。阎锡山又嘱

咐：“这件事连宜生（傅作义）、治安（王靖国，是阎锡山的第七十师师长，部队驻包头一带）也不要他们知道。”还规定只能给迫击炮弹五千发，手榴弹三万颗，步机枪弹三十至五十万发，不能再多。第二天，阎又向我问了一番孙殿英的情况后，对我说：“你要叫殿英相信，我很赞成他向西北发展，要他早日西进，后边不必顾虑。”过了一会，又对我说：“殿英这次西进，胜了，对他当然很好，对咱也有利。但是他的胃口很大，军队又那么不顶事，蒋先生又有意收拾他，马家也不容易打，他可能过不去。如果他叫马家顶回来，赖在绥远不走，那咱就又麻烦了，你看如何？”我还没有回答，阎就又问我：“你考虑，如果解决孙殿英，需要多大力量，多长时间？”我说：“如果拿宜生、治安和我的部队，消灭他的主力，最多不过半年时间，但不容易消灭干净，他的部队可能会小股流窜，变成土匪，我们就要多费点力气。”阎听了以后，大不以为然，马上告我说：“凡事总要早有打算，我头几年就说你们干不过孙殿英，果然不错。你们几个正规军，打孙殿英还需要这么长时间，那还能行？你要早早考虑这个问题，丝毫不能大意。宜生可能有好办法，以后再说吧。”这时，我才知道，阎锡山是决心要收拾孙殿英了。

我回到大同以后，写密信告孙殿英，说明阎锡山一定支持他，叫他放心西进，一切有我代想办法。又在大同库内领到迫击炮弹五千发、手榴弹三万颗、步机枪子弹五十万发，以给驻绥西一带包头、临河附近我的部队补充弹药为名，装上火车，派人押送，连夜运至包头，又利用夜间，秘密用汽车运到孙殿英司令部。孙对我十分感激，同时，感激阎锡山对他的支持。

五、绥西练兵 收编杨森小

绥西一带，人口比较少，房屋也不多。当时，阎锡山的第七十师王靖国部驻在包头一带，我所辖的骑兵，有一部分驻在五原、

临河、陕坝等地。孙部到绥西后，感到营房困难，又要和山西军队维持好感，还要装装面子，不便过分强占民房，实际上强占也不够他的军队住。因之在五原、临河、陕坝一带，修筑临时营房，准备渡过严冬。这种临时营房，是从地面挖下三尺多深，把土积在坑的四周，用芨芨草（绥西一带盛产的一种野生植物）绑扎成捆，盖在顶上，内修有北方人经常用的火炕取暖。在当时的情况下，确是一种经济有效的办法。

孙殿英在绥西一带，大搞冬季练兵，想提高军队战斗力，一时兵操马练，颇为活跃。但是，他的部队一向不讲究什么纪律，扰民害民的事，层出不穷。绥西一带人民，大有反感，视孙殿英和绥西一带惯匪没有什么两样。孙殿英又把绥西惯匪杨猴小部改编，当地人民更以为他们是“一丘之貉”。杨猴小股匪，全是马队，都有大小两杆枪，一杆真正的步枪或马枪，一杆大烟枪。这股土匪，在绥西一带流窜较久，到处骚扰抢劫，人民万分痛恨。孙殿英收编杨猴小，是有用意的。他认为杨部骑兵，大部精于射击技术，打仗也很勇敢，将来大可为他卖命，特别在西进路上，第一仗就要打马鸿逵，马部向以骑兵为主力，杨猴小部就更有用处了。我的骑兵在绥西屡次剽击杨猴小，但一直没有结果。孙殿英收编杨猴小，在我看来，将来杨跟孙西进后，给我去了一大麻烦，因之私下也同意孙的这个行动。

孙在绥西大练兵的同时，积极向各方拉关系，各方面也派有代表和孙接洽，广东方面、福建人民政府、改组派、CC，都有代表在包头，据说伪满也派有代表和孙联络。张学良派富占魁驻在孙处，名义是和孙联系，实际是监视孙的行动。孙殿英更是包头住几天，归绥（呼和浩特）住几天，以赌博、抽大烟为应酬。一面大肆活动，一面侦察马鸿逵的动静。同时，大量收买烟土，向平津一带运售，做他扩大势力的资本。

孙殿英一向是有利就干，没有什么真正的方向。当时他考

虑到决不能长期在绥西呆下去，马鸿逵也不那么容易打，处境是困难的。虽然和各方面都有联系，但决不肯完全倒在那一方面。他知道广东方面、福建人民政府、改组派、CC都没有多大实力，而且远在南方，对他不能有直接帮助，只可以应付一下。他曾利用热河抗战，骗得各方好感，就不能直接了当地去当汉奸，而且伪满势力也未伸入华北，也不宜一下子就倒向溥仪。那时他估计实际情况，为能达到做“大西北王”的目的，最希望和陕西的杨虎城取得联系，同时想办法要陕北红军不打他，使他能专心对付马鸿逵。聘请南汉宸做高等顾问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但孙殿英的一切活动，完全瞒不过蒋介石的眼，蒋介石在委孙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的同时，就要设法消灭孙殿英。他一面秘密侦察孙的企图和活动，一面密令马鸿逵在宁夏堵截孙殿英，不使西进。蒋介石一贯是要消灭杂牌军的，而且最希望杂牌军互相火并，对消力量。在蒋介石看来，孙殿英也好，马鸿逵也好，都是要消灭的对象。孙、马打起来，谁吃掉谁，对他都有好处，但当听到孙殿英和红军有联系的消息，就决心要先消灭孙殿英。

阎锡山对孙殿英的活动情况知道得更清楚，孙始终认为阎锡山支持他，所以不大防范，甚至有些事还和我通通气。阎对孙的活动，一面装作不闻不问，一面向蒋介石略作报告，使蒋介石不疑心他支持孙殿英。军阀们勾心斗角，阎锡山惯用的两面手法，在这里真是活托活现，表现无遗了。

六、兵败宁夏 退回绥西

一九三四年春季，孙殿英率领号称五万之众，浩浩荡荡向宁夏进发。孙部官兵在绥西苦熬了一冬，都希望早日取得地盘，找机会升官发财。孙自己也以为经过冬季练兵，可称兵强马壮。因而雄心勃勃，大有马上就要做“大西北王”的气势。一开过三盛公（绥西地名），马上占领石咀子，继又取得平罗、中卫等地，进逼宁

夏城。当时，马鸿逵的计划是做依城野战，企图把孙殿英消灭在宁夏城附近。马鸿逵自己的主力坚守城垣，马鸿宾部则在城外和孙殿英展开野战。孙殿英第一次攻城不下，双方形成对峙状态。这时，有人主张留一部兵力围宁夏城，主力续向西进。但孙殿英早已决心要占据宁夏作为西进的根据地，认为马鸿逵已成瓮中之鳖，吃到嘴边的肥肉，不肯轻易放弃。还以为阎锡山会支持他，会给他补充武器弹药，进可攻，退可守，绝无后顾之忧，一定可以占领宁夏。不料第二次攻城计划泄露，攻城又告失败。孙乃亲自指挥，企图再作第三次攻击，谁知他的部下几个将领如杨子卿等投降马鸿逵，部队又有相当损失，后方又无接济和增援。孙殿英眼看不仅占领宁夏无望，就是再收拾这些残兵败将西进也不行了。“大西北王”的迷梦破灭，“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也完蛋了，只好东退，再回缓西等待机会。

孙殿英率领残部溃退，马鸿逵部紧紧猛追，蒋介石、张学良分别密令阎锡山、傅作义在黄河边堵截，务期一举歼灭孙殿英部于黄河南岸地区。可是阎锡山有自己的打算。这时，山西军队早已根据阎的布置，推进至三盛公、石咀子一带。孙殿英正处于被马鸿逵消灭的危险境地，赵承绶派骑兵第三旅吕汝骥部把孙从石咀子以南接应过来，于是孙的残部也得以安全渡过黄河，逃出马鸿逵的势力范围。马鸿逵为此大大不满，曾电报蒋介石和张学良说：“赵承绶的部队不只不截击孙殿英，反而把孙部接应过去……”。蒋、张均为此电傅作义追问：“赵承绶是奉谁的命令这样做？”他们以后也知道这里有文章，此事就不了了之。

其实，赵承绶一方面把孙部接应下来，另方面傅作义、王靖国、赵承绶三部早已在三盛公地区布成防线，阻止孙部再向后撤，傅、赵、王早已秘密商好解决孙殿英的办法。原来，把孙接应下来，为的是使孙信而不疑，稳上圈套的诡计。

七、一败涂地 落居晋祠

孙殿英退过黄河以后，狼狈不堪，兵无粮，马无草，完全陷于困境。某日，赵承绶以电话告孙说：“傅主席已经到五原，请你立刻来五原开会，共商善后办法。我也在五原等你，请你务必立刻就来。”在电话中又安慰了孙一番，孙毫无怀疑，电话答复：“马上就到五原开会，请老弟多多帮忙”等等。这时候，孙殿英还在梦中，认为我一定会帮助他解决问题。

孙殿英到五原后，情绪很懊丧，把进攻宁夏的情况详细和我谈了一遍。我立刻领他见傅作义，傅把我们事先拟好的一个阎锡山给我们的电报给他看，电文内容大意是：“殿英未遵照中央命令去青海，反而攻击宁夏，蒋先生大为不满。殿英失败后，善后很难处理，也不好向蒋交代，希望速亲到太原商讨善后办法。”这时，孙殿英想到穷途末路，毫无办法，只好答应亲去太原。我们催他马上动身，孙只吃了点点心，就乘坐给他备好的汽车，由我们派人送他到包头后，立刻又转乘备好的火车，经大同转赴太原。实际上就等于是我们把孙殿英押解太原，交阎锡山处理了。

孙殿英离开后，部队由刘月亭、卢丰年负责。刘、卢驻磴口一带，无粮无饷，四面楚歌，陷于绝境，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官兵宰食骡马甚多，磴口一带，骡马骨堆积如山。阎锡山部在三盛公的面粉，也堆满仓库，并声言孙部如不缴枪，决不发给一斤粮食。当时，曾有以一张烙饼可以换到一匹马，一盒纸烟可以换得一枝手枪的传说，孙部困境，可想而知。

刘月亭、卢丰年曾多次请求整编办法，我们都答以奉蒋、张命令，一定要先把武器交出，再徒步开到北平去整编。那时，王靖国驻在三盛公，我和傅作义同在五原，专门处理此事。后来，刘、卢又要求先编成两个旅，由他二人分任旅长，并希望保留这两个旅的武器，我们都没有允许。这时，阎锡山早已电报指示，

不许给孙部留一枝枪、一颗子弹、一匹骡马。我们也考虑到如果给他们留枪，等于还是孙殿英发给他们的；如整编以后再发武器，那就变成阎锡山发给的了，对阎有好处。因此，坚持要刘、卢先交枪，再谈问题。刘、卢迫不得已，只好全部缴械。就这样，我们一枪未发，就把孙殿英的几万人马解决了。

孙殿英残部缴械的办法是：按序列先后开过山西军队第一道防线时，收缴全部大枪，第二道防线收缴全部马匹，最后一道防线，尽收所有残留的武器、骡马以及手枪等等。确实做到不留一枪、一弹、一匹骡马。这些徒步队伍，除由刘月亭、卢丰年编为两个旅外，余均补充山西军队。傅、赵、王的部队不只满额，而且各个班都有备补兵几人，开山西军队的先例。

刘、卢两徒步旅在开赴北平由张学良处理，途经包头时，由卢出面以老同事、老朋友的情面要求发还武器，且一再纠缠，但我们早已接到阎锡山的命令，一枪未给。所谓先整编后发枪的诺言，又成了骗局。

孙殿英到太原后，深知上了大当，但也没有丝毫办法，只得暂时住到太原西南五十华里的名胜古迹地“晋祠镇”，待机再起。野心勃勃的孙殿英，在阎锡山的阴谋下，不能不蛰伏起来。

孙在晋祠期间，庞炳勋有一次去看他，孙慨然地说：“万没想到我攻宁夏失败，叫三个小孩子（指傅、赵、王）就收拾了。”庞答复说：“你到现在还在梦中，小孩子那有这么大本领，还不是老鬼（指阎锡山）的把戏。”言毕，两人相视苦笑。

直到一九三六年，孙殿英才离开晋祠，到北平投在宋哲元属下。据说，也是阎锡山同意，而且另有企图。当时我不在太原，内情不详。

（曹近谦整理）

孙、段、张三角联盟前后

阎锡山的动态

南桂馨

一九二三年曹锟贿选总统成功之前，孙中山、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已有成议，在贿选之先，三角联盟方面集资运动部分国会议员，离京南下，使曹方不足法定选票，即可落选。但曹谋总统，蓄意已久，最后为达到目的，不惜筹集巨资，以普通每票五千元，特别人物加至万余元而获得法定人数，终于当选。臭名远扬之贿选总统曹锟，得意洋洋，于十月十日宣布就职。

三角联盟方面，既未如意，乃图以武力打倒曹锟，也就是打倒新直系的领导地位。他们的计划是：

- 甲、孙中山由广东派樊钟秀率领豫军北上。
- 乙、段以闽浙巡阅使卢永祥及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为主力，而以安徽张文生助之，两面合击齐燮元部而驱逐之。
- 丙、张以东三省军队出动，向直方压迫。

新直系方面则以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部及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部，分防南北，抵御敌军。因此，所谓第二次直奉战争予以揭幕。

一、阎锡山对孙、段的应付

在三角联盟与新直系对峙及布置之际，孙中山使张继以私人

名义函达阎锡山、赵戴文及南桂馨，大意以同盟会的旧关系，要求晋方协助，使孙先生北伐得到成功。而段方亦派温寿泉回晋联阎倒曹。阎锡山感到津保两派的骄横诡谲，自己受到压迫，实所不甘，已经决定附段，于是对张继所请，乐得顺水推舟，慨允如命。但阎不出名复张，而以赵、南两人名义，各复一信。赵函大意：孙先生此次参加北伐，同志无不欢欣，自当尽力相助。南函大意：协助孙先生北伐，乃是北方同志的素愿。山西数年来保境安民，厉精图治，模范省之名，中外皆知。而在广东同志，优容反晋分子，疏远起义的旧同志，未免使晋方同志有所寒心等语。两函均阎亲拟，令其秘书缮发，交由张继来使带回。段对阎的具体要求是出兵石家庄，截堵吴佩孚所部，不使通过石家庄。阎虑兵力单薄，犹豫未定。迄直奉开战前夕，吴佩孚在四照堂点兵后，发表各路出兵番号，阎知洛阳留守部队不多，后继无力，乃允段的要求，始由温寿泉回京复段照办。

二、直奉第一次战争前后的概况

在直奉战前，卢永祥与齐燮元两部，已在南翔、真如两地开火，结果，卢永祥部因孙传芳由闽袭浙，先行溃败。但张文生乘虚威迫南京，齐燮元惧不能敌，逃往日本，从而段、曹在南方的实力均已消灭。樊钟秀部人数无多，且军纪风纪均差，孤立无能，故三角联盟的实力，只有奉张可指。吴在四照堂点将发兵后，亲率精锐，向山海关方面出发，奉军抗拒甚力，双方正面无大发展，而王怀庆所部在开鲁方面失败，奉军长驱直入。冯玉祥部潜师回京，孙岳内应，曹锟被禁，遂成“北京政变”。吴在前线闻警，率部返旆讨冯，督曹锟等部与冯军相遇于廊坊，吴部旅长潘鸿钧被俘，余均溃乱。吴无计，乘海军战舰南下至汉口，旋至岳州暂驻。临行将所遗军事物资，标明交段督办（段曾任参战督